



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

东湖文丛

阅读感悟

刘富道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东湖文丛

阅读感悟

刘富道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湖文丛·阅读感悟/刘富道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4

ISBN 7-5354-2756-1

I. 东…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5547 号

责任编辑:田中全

装帧设计:陈俊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E-mail: ssbest@bscy.cn

地址:武汉武昌中北路姚家岭安顺星苑 1 栋 2 楼

电话:87844369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版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全套定价:240.00 元

(本册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东湖文丛编委会

主任编委

王先霈 韦启文 周百义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先霈	韦启文	方 方	邓一光
叶 梅	田中全	刘益善	刘醒龙
李正武	张映泉	张芝惠	陈贤仲
吴芸真	吴耀峻	沈军林	陈 龄
於可训	段明贵	高晓晖	梁必文
谢克强			

编务

高晓晖 沈军林 陈 俊 黄望新

自序

有一年，湖北省作家协会与《中国作家》杂志社共同在京举办一位湖北作家的作品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因为有《中国作家》的号召力，在京文学评论界的许多精英都到场了，显示出不凡的规格。我是代表湖北方面的主持人，为了开半天会，我飞去飞回花了4天时间。当时同这位作家说笑话，我说，这辈子有4天时间，是在为你工作。此后多年，这位作家每每见到我，都要提及我曾经为其工作过的4天。

还在台上的时候，写过一篇《本无意做官》的文章，是专门为江岳主编的《当代文学研究》写的，后来另一家杂志拿去再次刊载了。那段时间，好多朋友，还有几位大学教授，都对我说到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说，先别说好不好吧，你只说我说的不是真话。我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本无意做官，却在一个官位上，持续了14年多时间，损失了什么呢？损失的是灵感、情趣和幽默。损失的是创作的激情和生活的自由自在。损失的是少写了几本书。人各有志，我志在写作，好不容易当个作家，人家却让你去做官，岂不大大地亏了？

在台上的时候，总得在其位谋其政，做许多职务性的工作。因为我有那么多头衔，经常就有坐主席台的荣幸和不幸，为此我写过《出门三怕》《坐主席台的滋味》。这些都是自我解嘲之作。

还有，经常为人作序。——幸耶？非幸耶？

最早为人作序，感觉受宠若惊，以为是个荣耀。当年成平要我为她的《干杯，女兵们》写序时，我说我可以写，但你必须征得出版社同意，我怕人家嫌我还不够老，分量不够。接下来是为《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写序，又互相抬举了一回。从此以后，为人写序，一发而不可收，我经常得放下自己的创作，去做这件事情。一位同事十分中肯地劝告我说，以后你就别给人写那么多序了，写自己的东西吧。我说是呀是呀，写自己的东西吧。我想我还没有到江郎才尽的时候，没有到靠为人写序支撑门面时候。可是过不多久，这位同事却再次受人之托，又请我吃饭，又请我为他写序。很多人请我写序，并不都是直接找上门来，而是通过我的朋友、师长、顶头上司先打招呼，把我置于没有退路的境地。既然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

20年来，我所写的序与跋，包括应约为一些友人著作所写的后缀，在50件以上。如果以每件需要1周时间计算，累计起来，差不多就是1年。该不该感叹一下呢，为人生中的1年时间！

在我所写的序文中，涉及的文体，有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评论集、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集。还有画集和书法论文集。李树庭先生是中国最早出版毛泽东书法研究著作的学者之一，是我20多年的至交。前几年他又要出版一本《毛泽东书法艺术论稿》，请我作序，我说我认识一位学养深厚的大书法家，我可以给你引荐。他说他也认识这位大书法家，但坚持要由我来写，这就是有意抬举我了。我经常面临这样的隔行如隔山的挑战，迫使我悉心研读一些不同门类、不同文体的作品，从而使我感悟到一些在艺术上触类旁通的东西，使我探寻到一些文艺家心灵深处的奥秘，使我领悟到每位文艺家成功的秘诀。每每受益匪浅。

收进本书的序与跋编为一辑，按照文体分类编排，另有几件编入其他辑内。这一辑中《昌永的帝乡情结及其他》，非序非跋，因与昌永的散文集《天风》序相关，就顺手排在一起了。曾为多部报告文学集写过序，一律未收入本书。这是因为，报告文学，真人真事，而近几年来我对真人真事越来越难以把握了，我看到一些写入各种书籍的政坛要人和企业领袖，转眼之间成为罪有应得的领刑人。正是因为有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义无反顾地作出一律舍弃的抉择。

本书收录了一些评论类型的文章。我得特别说明，我不是职业评论家，我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我所写的评论，全是随笔式的，没有伪装的理论面孔，不过是些阅读感悟而已。

我常常有意模糊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可以这样说，我总是在寻求一种轻松的叙述，我所写的东西，大都可以看作是各种各样的随笔。

曾在多年间兼任《长江》文学丛刊主编，还有《楚文学》主编。编辑工作的乐趣，就是阅读的乐趣。一旦发现人才，发现好作品，其乐也无穷。我曾经在《长江》丛刊上主持过一个叫做《文学梦》的小栏目，我还为《长江》《楚文学》两刊写过一些导读文章，我特别珍惜我所做过的这些工作。本书收集的一些编前编后言论和导读文章，都是我的心血之作，是用我生命中一部分光阴完成的。敝帚自珍，立此存照。

前些日子，我为清理刚刚仙逝的周代先生的书信，打开了一个已忘记密码的箱子。就在箱子打开的刹那间，里面突然响起了乐曲声。好奇怪呀。待我镇静一看，原是一帧电子音乐贺卡张开了，让我感觉新奇的是，这帧 11 年前的贺卡，居然还能发出优美的旋律。这份寄自松滋县西斋镇河街的贺卡上写着：问《文学梦》好！问《长江》好！贺卡里夹着的信纸上写道：“收到第

一本有自己名字的《长江》杂志，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成为铅字，我就像迷路的孩子在茫茫的人流中找到自己的母亲。蒙蒙的世界一下子变得亮堂了。我从小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从小就做一个美好的梦，而我终于在《文学梦》中走出了自己圈划多年的梦境。我会接着走下去的，是你们给了我这样的勇气。您和《长江》能微笑着看看我吗？”贺卡是精心挑选的，因为上面印着的诗句，正是作者的心情故事：“遍游人海/我终于寻到了你/来/给我/你的手/从此/我的心将不再漂泊无依”。这封信写于1992年8月23日，非年非节，可见作者有像过年过节一样的好心情，这一切仅仅缘于一篇短小作品在《文学梦》专栏发表出来了。看这位作者的名字像个女孩，而看字迹和签名绝对是个男子汉。我不知道这颗从此不再漂泊的心，在11年后的今天，是不是真正在文学上找到了归宿。

有编辑来电话建议，可以选些有关于我的评论文章附上。这个主意不错。只是我自己所写的七零八碎的东西很多，已无法尽数搜罗进来，哪有篇幅做这样的事情？再三思忖，既是好主意，何不从善如流，于是选取王石先生的《刘富道的过去与以后》附上。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文学》2001年第6期《文化观察》栏目内，有编者按语：“文革之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新时期文学那些曾风光一时的作家如今身在何处，都在忙些什么？我刊从今年第一期起的系列报道‘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将一一满足您了解的愿望。”王石兄的文章于我，既是扬长，也是揭短，冷冰冰地，深中肯綮。知我者，王石兄也。我这本书，我这篇序，正好是对王石兄文章的回应。

2003年9月

目 录

自序·····	I
---------	---

序与跋

《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序·····	1
《毛泽东书法艺术论稿》序·····	7

成平和女兵生活小说

——《干杯，女兵们》序·····	9
------------------	---

西河：刘醒龙开挖的一条河

——《异香——大别山之谜》序·····	16
---------------------	----

《世界幽默讽刺小说大观》序·····	21
--------------------	----

《坐火车玩儿》序·····	24
---------------	----

《太阳梦》序·····	28
-------------	----

未经标榜的襄河系列小说

——周元镐小说集序·····	33
----------------	----

令人陶醉的真实

——《军中旧梦》序·····	37
----------------	----

《红颜沧桑》序·····	40
--------------	----

《撞大运的人》序·····	44
---------------	----

敢把青春赌文学	
——《后土湾》序·····	47
一个人的活动半径	
——周代《雀巢集》代跋·····	50
德复敢为天下先	
——《李德复文集》后缀·····	54
在独立内省的空间里	
——《王新民文集·散文卷》后缀·····	58
漂泊的诱惑	
——《风中的身影》代序·····	61
昌永的帝乡情结及其他·····	65
《天风》序·····	70
《岑川集》序·····	74
难平，在失落中升腾	
——《狗与刀的梦》序·····	77
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里	
——《城市随想》序·····	82
《悠悠乡情》序·····	87
《花间情话》序·····	91
真诚与热情的人生	
——《情愫集》序·····	95
《风语》序·····	100
箴言是生活的兴奋剂和镇静剂	
——《伯安立说》后缀·····	107
《穿着鼻子的牛》序·····	110

小鹤在那无泪日子的歌吟	
——《捧起我如诗的年华交给风》序·····	114
《不老的思念》序·····	120
十七岁前心情的记述	
——《忧伤的风铃》序·····	124

读画品书听诗

瞬间辉煌与现代意象·····	128
梁岩的脊梁·····	133
鄂南画石之父刘三多·····	139
杂家·怪人·怪画·····	149
张秀之秀·····	153
向理想致敬·····	161
田禾诗歌散论·····	165

小说解读

原汤原汁好味道	
——读唐镇中篇小说《不能远行》·····	190
评品《老夫少妻》·····	197
一个女人的悲剧·····	202
丢掉的，是应该找回的·····	208
遵循已经作出的选择	
——致溪晗·····	212
刘玉堂的幽默·····	215
晓苏小说之评论三则·····	217

作家之死探秘

他走进了雪的梦	
——为我们的朋友姜天民送行·····	228

从石码头走进原始社会的王振武.....	233
最后的话题.....	239

我当编辑

《长江》文学丛刊导读	
古宅走出个猥亵.....	253
古清生带我们走进古巷道.....	255
她拥有过美丽的人生.....	258
《长江》文学丛刊文学梦专栏编者按编后记.....	260
《楚文学》编辑要言.....	267
《楚文学》导读	
建立小说意识.....	284
从乡村走到城市.....	287
越过迷茫.....	290
要的是一个好心态.....	292
孙晓红的好兆头.....	294
女人只要敢端杯.....	296
《尴尬瞬间》赏析.....	298
文学不是水泡花环.....	301
我们差点儿遗漏了一个诗人.....	304
你是一只飞翔的鸟.....	308
她找到了感觉.....	309
讲讲文法.....	311
最后一校.....	314

王石 刘富道的过去与以后.....	317
-------------------	-----

《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序

韩石山要出一本《韩石山文学评论集》，这书名是我怂恿他定下来的，他着手结集时用的也是这个书名，中途变了，选用一个篇名领衔，名曰《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这洋洋万余言的文章，是借批评王蒙的一部长篇小说之题而发挥的，他可能以为这样的文章分量重，又拿了个大头，会张扬一些，我却不以为然，看这书名读者会误以为是本研究长篇小说的专著，有羊头狗肉之嫌，不如叫《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好，明码实价，还可以兼得明目张胆打出旗号的气势。

你出书，要我写个什么序嘛？请人作序，无非两种目的，或借他人之手提高自家身价，或假他人之言言自己不便之言，这两桩韩公显然用不着有劳于我，我也不会如此自作多情的这么想。我曾写过一篇散文记述他的轶事，题为《落拓不羁的韩石山》，我说此公心口如一，想到哪就能说到哪，说得出口就敢白纸黑字写得出手，我相信读者诸君自会从本书的许多篇章中领略到这般风采，例如这样的句子：“愿上帝宽恕我那卑污的灵魂吧”。既不从身价计，又无不便之言，这么说，他就白送我一份殊荣，仅仅如他所说让我“受宠若惊”而已？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辈不比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们为后学作序，可以不读作品，可以不谈作品，（那谈什么呢？）“就谈点别的吧”。而我得读完

全部文稿 24 万字，序文若写成 3600 字，那么每读一百字只有写一个半字的效益，乃苦差事也。

我与韩石山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同学。同学义气，互相唱和，给他当差当配角，不亦乐乎。

韩石山是划在小说行当里的，他闯入文学评论圈子与我有点干系。并非我搞评论。那是 1982 年，他去广州参加一个笔会，回太原途经武汉，这老兄很讲交情，放弃了他的卧铺下车来看我，在武汉小住一日，言谈中我们同样对当时的文学评论状况颇有微辞，也说了句大话，意思是说我们来搞（这话还有半截），这话也许是我说的，也许是他说的，反正是关起门来说的，谁知不久他果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评论的恰恰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子，他把我们关起门来说的那番话也写进去了，给我看手稿时，信中声明说你可以提意见，但我是不会修改的，后来是那位编兄嫌文章稍长，恰恰删节了这一段，要不然我们今天的形象就差多了。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评论》1983 年第 1 期上，文章开头说“我从未写过评论别人作品的文章”，结尾说“斗胆写下此生第一篇评论他人作品的文字”，由于文笔俏皮，可读性强，打破了当时许多评论家写的评论的模式，换了一副面孔，使他得到一个不虞之誉：“作家写的评论”，很出了一阵风头。我得到的美誉是会做菜，那文章一开头就说我如何做菜，给人印象很深，我为了这个美誉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借此声明我不要它了。

如果读韩石山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人们对一个写小说的怎么忽然窜到评论的领地上来了，有几分惊异，几分新奇，几分赞叹，小视为不过是心血来潮偶尔为之的话，那么，及至他的第二篇评论文章，评贾平凹几部中篇小说的文章《且化浓墨写春山》出来，你就不能不警觉地发现这个不安分的家伙看来已经入

侵这块领地。看来他只要兴之所至，还要来放牧的。前后两篇文章比较来看，前者情重于理，后者理胜于情，我沾了他手下留情的光，而后一篇理论色彩更浓。有这两篇文章，韩石山让人嫉妒的红了一阵子。后来的情形读者已经看到了，他已经结集成书，其中文章，有拜托他写的，有主动出击写的，其余是为了完善这本集子着意抓住的选题。近两年他不是小说和评论平分秋色，与本书同时付梓的还有一本散文集，他是小说、散文、评论三分秋色，在我看来，评论秋色更艳。

他会不会改弦更张呢，做一个评论家的韩石山？

读韩石山的文学评论，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我同样的感觉，好像是站在一位饱学之士面前。我不说他有才华，我说他有学问，因为如今才华已经成为一个廉价的名词，很容易让人想起是一句华而不实的话在捧一个华而不实的人。石山兄做人做事皆实而不华。读书多，古典文论熟于心，“五四”以来的重要作家的文论也能顺手拈来。前些年我只喟叹他古文修养好，如今看他西学也涉足不浅，读书多的好处是可经纵横比较，一般的把戏难唬不住他，瞒不过他的眼睛。以上是说他做学问的本钱尚足。做学问的态度也还好，好在不知天高地厚。“惟做文章，但求直抒胸臆。”评八十老翁著作，拱手说声“老将军，晚辈无礼了”，再将那些书拈在手上该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放肆得可爱。不一定讨人喜欢。但也难说。他捧捧有术，我曾送他四句话揭穿他的把戏：“欲捧先捧，欲捧先捧，捧捧捧捧，相得益彰。”他欣然领受，说古今文章都是这个做法。

有职业评论家说，韩的文章好读，但严格地说，不是评论，而是随笔。我想这是指他早先写的一些文章，他把作品评点和人情交往糅合起来，那些文章就沾了那随笔笔法的光，好读，俏皮，有情趣，不乏精彩妙论。不过我得提示一点，他的妙论

常让人怀疑是不是什么谬论，譬如“少妇论”，你仔细琢磨，觉得是这么回事，但不能说成这么个理，再仔细琢磨，又觉得既然是这么回事，怎么又不能成这么个理呢？他的那种不严格的妙语，就有这么点好处，挺缠绵，挺逗人，让你去穷琢磨。我宁可读这种或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可以愉悦人心，而不喜欢那种煞有介事的严格的冷面孔。

《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是这本集子中比较重要的文章之一，它有一个副题：“兼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好一个“兼评”呀。这意思很明确了：我在这里谈的是文化，表述的我的文学观念，宣泄的是我的审美情趣，至于批评对象是谁是什么并不重要。这可以说是韩石山文学评论的一大进步。他执意甩掉那种得心应手的捧捧术（太初级了），不屑于对某个作家评头品足了，不屑于对某部作品说长道短了，而更着重于在学术上立言立论。他在这篇文章开头说：“如若先到手的是另外一部书，改动的不过是那个副题和文中的几个例证，文章还是这篇文章。”这话有道理，不过说得太轻巧了。韩石山选择一位“最有现代文学意识的小说家”的厚重作品作为批评对象，大胆提出一个宏论：“文学不是史的附庸，也不应是哲理的妻妾。”这对当今文坛大谈特谈“史诗意识”、“哲理意识”的潮流，不啻喝了一声倒彩。

妙论，还是谬论？

把堂堂的小说这门伟大的艺术与狗屁事狗屁话放在一起加以讨论，无疑有伤大雅。然而韩石山在长达四万字的《巴里加斯的困惑》中，这么讨论了一回。读者从中可以获得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新的觉悟。或许你有过这样的感觉，是他提出来了，用调侃的笔法。或许你还没有入门，看看能不能唤起你的灵气和悟性。他的我的老朋友，我读着，忽然想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写马原和他的小说，他杜撰了一个马原的中篇小说：

《巴里加斯的困惑》，杜撰得像，我被弄得扑朔迷离，弄不清是马原的，还是非马原的。我一向主张评论是一种猜度，不赞成向作者问得清清白白再写评论，但我还是忍不住向他提到这件事。他写来信说，那个中篇编得还可以吧？顺便告诉你，那个中篇故事，我是受了罗伯—葛利叶的一个电影剧本《去年的马里安巴》的启发而编造的。你写序时，若是为了显示你的识别能力，不妨将这一点点破。算了吧，老弟，你这么手把手教我作序，我受得了吗？

他的这个《巴里加斯的困惑》，是小说，又是评论，或者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或者是用小说叙述方式写的作家论。这一形式是不是他的首创姑且不去深究，用这种形式探讨马原这个人和这个人的小说，乃是妙哉妙哉。当小说读，它是部好小说，有新意的小说，小说中有小说的小说，描写了一个“贸然闯入文坛的怪物”，揭示了“我自信我是当今最好的小说家”的心态，有漂亮的细节描写，写出了很细致的感觉，恕我直言，韩石山兄做小说做到这会儿才真正做出点味来了。从评论角度看，可以说它对小说家的创作心态和自我感觉乃至小说艺术规律做了删繁就简的概括，就是：狗屁说。

文中有个方仲石（韩石山？）与马原调侃，他有两段话：

“自认为自己是个大作家，什么狗屁事也能写成小说，什么狗屁话也敢写进小说。”

“那句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什么狗屁话也敢写进小说，什么狗屁话事也能写成小说，正是大作家的标志，至少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多少写作的人连这个门还没有进呢。”

妙论乎？谬论乎？